

吴风越雨

目莲场

| 鉴明文 |

如果说宜兴是我的故乡，那么目莲场就是我故乡的内核，也可以说是我的血地。

说起来，目莲场也就巴掌般大小，方圆不过几十户人家，但我生于斯长于斯，对目莲场自有一种割舍不掉的爱。我18岁就走出目莲场赴塞外从军，但无论我在外工作、生活的时间有多长，也无论我到过什么地方、看过什么风景，在我心里，最念念不忘的还是目莲场。

目莲场故事的源头当然来自目莲。相传在古时候的江南有个名叫傅相的员外，夫人刘氏中年生下一子，取名目莲。刘氏生下目莲后，傅员外就变心娶了房年轻美貌的妾，此后就见不得刘氏了，竟勾通官府诬告刘氏不守贞节，并把她投进监狱。目莲十分孝顺，经常在探监时给母亲送饭，可送去的饭又总是给狱卒们抢掉，母亲根本吃不上。目莲得知十分着急，就跑到宜兴南部的乌山上采摘乌树叶拿回家捣碎，用叶汁浸米，蒸煮成乌饭后再给母亲送去。白饭变了乌饭，狱卒们不敢再吃，目莲的母亲也终于吃上了饱饭。这个传说现在用漫画的形式，画在了我家老宅旁边的一面墙上，成了一道难得的风景。我无法考证，目莲场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目莲出生的地方？也无法考证，此目莲是不是就是戏曲《目莲救母》中的那个得了道的目莲？也许它只是一地一域的一个民间版本吧，但由目莲撒下的一粒孝的种子却在不断地生根开花结果。

首先可以说道说道的还是吃饭。已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只记得母亲还是七十多岁的时候就告诉我，她每天中午不用在家做饭了，去老年食堂吃，一荤两素一汤，交两块钱，还不用刷锅洗碗。对这样的好事，母亲过去是做梦也敢不想的。后来我了解到，这个老年食堂虽由镇政府兴办却没用政府一分钱，全由当地企业赞助，老年人在这里吃饭还顺带聊聊天拉拉家常，可谓其乐融融、收获满满。据说，这是宜兴最早建的一个老年食堂，我不知道建这个老年食堂是不是受了目莲送饭救母的启发或影响，反正有了这个老年食堂后，老人们的生活质量就提档升级了好几倍。如今母亲已八十好几，按规定每天中午的餐费也由两元降为了一元。我在城里每每与母亲通电话问及去没去老年食堂吃饭时，她都会笑着说去了去了，吃得好着呢。想来这老年食堂办了也有十多年了，做得好还走得远，这会不会是孝道的力量呢？

文能化人。孝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，对人的影响自是很大的。目莲既然已成为践行孝道的典范，那目莲场

的人或在目莲场生活过的人还不把这种孝道发扬光大？的确，在目莲场有关孝顺老人的事很多，有些事尽管很小，但细品起来又很耐人寻味，甚至可以触动到心中某个柔软之处。

这里说说一位姓杨的90后吧。小杨在上海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留在上海打拼，工作节奏快、生活压力大是自然的，但他却时常回到目莲场看望他的外婆，说是回来接地气，其实是给老人送开心快乐来了。有这么个细节颇让我感慨，那是一次小聚，坐下不久双方就开始加微信，我没想到他的微信名竟会叫杨不急，这几乎是一个颠覆了我认知的名字。何以不急？我以为他肯定是在告诫自己工作不要急躁，是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可他却解释说这个不急完全是用于对待老人的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老人不愁吃不愁穿，最怕的是子孙们态度不好，话没上说两句就急起来，年轻人一急一吼老人恐怕就几天缓不过劲来。哟，有道理。不急，不急，对老年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好的宽慰了。想想也是，物质生活丰富了，精神层面的孝道不就显得更为重要而难能可贵了吗？

孝成了目莲场的一个标签，孝又反哺着目莲场的后人。细数起来，这些年从目莲场走出去且有所建树的人还真不少，比较突出的就有这么两位，一位是叫小福的紫砂界翘楚，他创办的古藤草堂古朴而有几分禅意，作品呢更是透着一种本真美，没有丝毫的忸怩之态，已被坊间称之为实力派艺人，收藏者更是一壶难求；另一位是叫小勇的书画界大咖，他从小心摹手追于古人的法帖之中，尤其是他的书风取法于米芾却又按自己的理解来演绎米芾，使米芾在他的笔下变得更为从容和优雅，作品曾连获第四、第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。作为目莲场土生土长的人，小福和小勇成了目莲场的骄傲，但我总以为，他们今天的成功，当与目莲场这块孝的土壤有着天然的关系，什么土壤养什么人嘛。

我说了这些关于目莲场的人和事，其实知道目莲场的人还是很少很少，因为目莲场实在太小太小，小到在地图上根本无法标识，更无从寻找。但目莲场是我故乡的内核，也是我的一方精神高地，它时不时地在激励和提醒我做人做事不能忘了孝亲爱人。现在已有不少年轻人离开目莲场到城里生活，目莲场似乎在慢慢变老，但我每每回去看到那些老人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幸福的笑，就觉得目莲场的魅力还在，目莲场的故事也会继续。

人间物语

湖塘花海

| 姜桦文 |

毫无疑问，湖塘菜花应该是只有苏北盐城水乡才有的风景。“细雨有意频频催，无边菜花一晌开；水上湖塘云似锦，小船踏歌过桥来”（张国胜）。地处里下河深处的盐城西乡的大纵湖，一千八百亩的湖塘花海，一大片盛开的油菜花，如锦似缎，灿若云霞，一只只小船迎着斜斜的春风，一路踏歌而来。湖风小桥，水边踏花，这样的情境，除了诗句，真的无法用其它的文字去表述。

在中国南方地区，能看油菜花的地方很多。且不说皖南和江西婺源，即便是在苏北，兴化的垛田菜花也曾经吸引过无数人的目光。但是这个春天，你不能不去盐城的大纵湖，去看一看那里的湖塘花海，不能不去领略一下生长在湖塘两岸的油菜花。相比起垛田菜花，绿水倒映的湖塘菜花，朴素，淡雅，蜿蜒，曼妙，更是一片没有经过任何人工雕饰的景致，走进湖塘，便更接近了自然本身。在大纵湖看菜花，沿着湖塘边那一条条蜿蜒的小路，一路说笑，轻松漫步之间，你就可以看见那大片大片迎面而来的金灿灿的风景。你可以乘上木船，穿行于蜿蜒的水道，缓缓划过金灿灿的油菜花田。当然，如果你愿意，还可以随意躲藏在那些河流与田间小路的拐角处，躲在油菜花丛，坐在那些可爱的油菜花的旁边，扬起脸庞，看着头顶上一只只飘舞的风筝，就此成为无边花海的一部分。那一刻，大纵湖的湖塘花海，因为一片玲珑剔透的湖光水色，平日里看似平平常常的油菜花，早已成了一片“浮在水上的云彩”。

三月末，野荠花刚刚开成一片白，河边的柳丝才刚刚软到能够垂挂到寂静的水面，春天还不够深，这时候，离油菜花真正的盛花期应该还有那么几天，湖塘边的菜花，还只像一个十三四岁的乡村小表妹，并没有完全开好，看花的人也正在急匆匆赶往春天的路上。既然是如此发而未至，那就不扯闲淡，不讲故事，仅仅趁着这个档口来一场雨吧，于是，一场雨便赶在一个夜晚，踏着猫一样窸窸窣窣的脚步，悄悄地来了。雨并不大，轻轻的，浅浅的，蒙蒙的，涣涣的，是典型的菜花猫的脚步。那细密的雨丝，正好能够遮住女孩子的睫毛，打湿少女们花骨朵一样的胸脯和一把青草似的细腰，既阻挡不了风的吹拂，花的绽放，也阻止不了一条条通往湖塘花海的道路的蜿蜒，阻挡不了那些远远近近一路走来的脚步，只等到那从四面八方赶过来的看花人，等着他们，踏着春风微雨，一路走到这湖塘，走到这水边，走

到这一朵朵乡下孩子一样欢欣质朴的油菜花的跟前。

探春的脚步总是走在花朵的前头。雨水惊蛰，春分清明，四月，湖塘花海秘密浩大的春天正在走来，春风雨水，已经成为这欢乐和笑声的前奏。转头看向身边的游人，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所有的话语都在更远处在花丛深处留下回声。上千亩的湖塘花海，无论从哪个方向看去，都像是在过节。确实，油菜花开的季节，对于地处里下河深处的大纵湖，对于整个盐城西乡，每一个村庄，每一户人家，每一片田畦，每一条河坡沟渠，包括每一阵吹过脸庞的南风，都充满了喜悦。四月的盐城西乡，里下河平原深处的大纵湖，春风三十里，哪一片田野没有油菜花？哪一户人家的房前屋后、水边檐下没有油菜花？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那大片的油菜花仿佛是一夜之间就生长出来的，昨天，那些油菜花还仅仅是高不过膝，今天一早，就一下子蹿到了半人高，一路高过胸口。几个女孩子沿着一条条小路，径直奔向湖塘深处，凉凉的露水打在她们的脸上，像一根根手指在轻轻弹拨，那触感细微，痒酥酥的触微妙不可言。

春风十里，花田湿地。四月，在苏北，在盐城西乡，在大纵湖的千亩湖塘，看那最喜欢的油菜花，除了被流水环绕的金黄，被我一起带走的，一定还有更远处的云彩。

湖塘花海的春天，油菜花的春天，那是真正的春天，是整个大纵湖和里下河无边无际的春天！



春的清新 摄影 姚剑英